

儿童节可以变成亲情节



隔代亲

今年将是我带母亲过的第三个儿童节,过节的内容也已策划好了!这一切要源于女儿的提醒。还记得女儿五岁过“六一”的时候,她问我:“妈妈,今天咱们出来过节,那外婆呢,外婆一个人在家多孤单啊。”

女儿的一番话,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是啊,自从父亲离世后,母亲就和我们一家住在一起。平常只要是一家三口有活动的时候,母亲总是会尽量避开。她说:“和你们住在一起,就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,你们一家三口出去玩,我就不凑热闹了。”

当我们在外面吃大餐,在外面逛公园的时候,母亲常常是自己在家里下面条,再就是坐在电视前一看就是一

天。如若不是女儿提及,我想我势必不会想到这一层。那年的“六一”,在女儿的提醒下,我将母亲也带了出去,在外面玩了半天。

起先母亲有些不乐意,她说:“这是小孩子过的节,我出去算什么。”女儿拉着母亲的手说:“外婆也是小孩子啊,妈妈不是说过,老小老小,老了就变成孩子了吗?”女儿的一番话,把母亲给说乐了,结果那年“六一”,女儿和母亲过得都很开心。

这以后,每个儿童节,我总是会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过。此时的母亲,会和女儿一起玩,一起笑,一起闹。

原来的母亲,现在的我,岁月的年轮,让我们的角色也在不知不觉中转

换着。当年的她,宠着我,护着我,而现在的我,又怎能不宠她,不爱她呢?甚至于有时母亲自己都会和她的那帮老年朋友说,现在的我成了她的妈,大事小事都要管着她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一脸的幸福模样。

我们一家三代过六一儿童节,无论玩乐还是就餐,那个气氛可好呢!看看周围,似我们这样组合的,也有不少! 让儿童节成为亲情节,成为每一个子女陪伴父母和孩子的节日吧,不要让我们这些曾为人子女的人,一旦拥有了自己的孩子,就忘记了养育过我们的父母。让他们也能和我们一起感受这节日的快乐,让他们也能像孩子那样,快乐幸福地度过每一天。

文 / 朱凌



“宝宝比奶奶有用”

人说“隔代亲”,这话一点儿不错。就说我那老伴吧,她对自己生的一堂儿女尽管也爱,但总没有对小孙子爱得那么深,那么奔放,整天乖乖长乖乖短地叫个不停。孙子哭了,忙抱起逗乐;孙子饿了,忙递果喂饭;孙子有一点儿小长进,更是人前人后夸赞。一日看电视,屏幕上突然冒出“画面调节”的红、绿条格来,老伴手握遥控器,左按右揪,怎么也抹不去。正在玩耍的小孙子抢去“大权”,小手揪了几下,条格儿就没有了。我一旁不由批评老伴:“你看你,这么大的人了,还不如才5岁的小孙子——”老伴听后不但不气,还乐滋滋地一把抱起孙

子,边亲边一个劲地承认:“奶奶还真不如宝宝呢,宝宝比奶奶有用——”接着又举出不少实例,什么“宝宝会说普通话,奶奶不会啊!”“宝宝会唱歌,奶奶不会啊!”“宝宝会玩手机、电脑,奶奶不会啊!”——俨然孙子就是她最崇拜的老师。老伴平时倘若有谁说她某一方面不如人,尤其是年龄与你辩白一番,而今,她对孙子的那个“谦虚”样,真是判若两人。

人之所以有“隔代亲”这个情况,我以为,并不是说对“自己子女这一代”就不亲,而是对“这一代”,做父母的,一般年纪尚轻,还不会太“亲”;刚

文 / 王洪武

刚走上社会,忙于工作、事业,也没时间“亲”。到了老年,该经历的都经历了,对亲情的认识,愈加深刻;加之,人老了,相对较清闲,儿女大了,不好“惯”了,“惯惯”孙辈,正是时机,也是一种乐趣。再者,“亲”孙辈也是对儿女小时“亲得不够”的补偿,是间接对儿女的“亲”。这是血脉的交融,是家庭和睦的基石。

“隔代亲”不排除有“偏爱”,即“娇惯”、“溺爱”之嫌。处理不好,是会有负面影响的。但其更有包容、深情等正面意义。如果我们大人之间也来点这种“偏爱”精神,这对搞好相互关系,促进家庭、社会和谐是很有意义的。

绿灯行 (剪纸)

孙平(79岁)作



快人快语

让老人自主选择生活方式

文 / 童伟忠

最近,在单位搞工会工作的老冯退休回家后,居委干部几次上门请他“出山”发挥特长,老冯则表示先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再作决定。多次劝说无果的居委干部失去了耐心,批评老冯对社区公益项目不热心;老冯子女因怕他待在家里易患老年痴呆症,也竭力要他出去弄点事做做。面对内外“夹攻”,老冯不胜其烦,苦恼地说:“你们不了解我,让我清静点好吗?”

老人退休后适当做些感兴趣的事情,保持一定的忙碌状态,有益身心,尤其是刚从岗位上退下来有一个心理调适期,找些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做,对身心健康颇有积极作用。然而,老人做什么、怎么做、何时做,选择权应交给自己,让他自主权衡和考虑定夺。家中小辈和社区工作者可以提些合理建议和中肯意见,也可以创造条件增强老人的兴趣,但切忌本末倒置,违背老人真实意愿,代其做主;或态度生硬、出言不逊,给脸色“看”。如此,既涉嫌干涉老人安排晚年生活的自主选择权,也有悖劝其“做事”的良好初衷,不利老人安度晚年。

走过人生大半辈子的老人,因成长背景、文化程度、情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,在晚年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多元多样,有人喜静,有人爱闹;有人愿独处,有人乐群聚。这就需要区别对待,精准引导。最佳办法就是让老人遵从内心深处意愿,自己选择,自主安排,旁人恰当提些想法供其参考就行。实践证明,自主选择晚年生活方式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会提升老人的舒适度和愉悦感,从而有助他们健康养老、延年益寿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,就是关心自己,关心父母,关心父母的父母

出游要合理

文 / 龙钢

今年已68岁的郝老伯日前和几位同样已退休的老人,从国外自由行旅游回来。一行六人刚回沪,就有四个人病倒,其中三个人还留在了医院观察。说起他们的这次中东欧加中亚的10国一个半月自由行旅游,郝老伯连说,实在太累了。

近年来,许多老年人时尚起了自由行旅游,这相对团队游,自然要自由得多,也不用一个景点急匆匆拍照走人,可以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。然而,一些老年人抱着出去一次不容易的想法,往往选择出游国家时越多越好,这就为老年人旅游后发病埋下了隐患。

笔者并不反对老年人自由行旅游,但凡事都要有个度。老年人毕竟已是上了年纪的人,身体状况和体力已很难和年轻人相比。在选择出游的时间和地点上要量力而行,千万不能想“一口吃成个大胖子”,把多个国家、多个地点跑下来,这样既会造成体力不支,也容易造成精神压力过大,容易病倒。

老年人退休后有时间,外出多领略下国内外的风光,弥补在职时由于没有时间和机会外出旅游的遗憾,这本是一件愉悦和开心的事,但如何安排行程和时间,这里面也有个科学合理的问题。笔者以为,老年人自由行旅游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,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等,制定一个合理的出游方案,既可以领略到各地优美的风土人情,又可以确保自己的健康不受到影响,这样的旅游才是最合理的,也是最安全的。



在现场

幸福快乐的“老娘舅”

文 / 徐明中

当下的社会,“老娘舅”一词很热门,不仅街道社区有,报纸上有,甚至电视台的几个年轻姑娘也像模像样地当起了“老娘舅”。每当看到这些现象,几个外甥(女)就会笑着对我说:“娘舅啊,依好讲两句了。”

是啊,论资格,我当然称得上名副其实的“老娘舅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母亲曾是个“光荣妈妈”。生了八个子女,我是唯一的儿子,上有四个姐姐,下有三个妹妹,终生与“爷叔”无缘,只能当“娘舅”。

那时候,姐妹们大多在外地工作,结婚生子后都往娘家送,家里最多时养了六个外甥(女)。我配合父母把他们从小带大,虽然谈不上含辛茹苦,至少也有“一把屎、一把尿”的经历,所以和他们的感情特别深。如今,最大的外甥也近五十岁了,我有五十年的“舅龄”,当“老娘舅”自然不成问题。

现在的“老娘舅”盛行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,他的调解作用也功不可没。但是,过度的狭义化使“老娘舅”失去了丰富的内涵,只剩下“疾言厉色”的形象,使我颇感遗憾。

其实,上海人的“老娘舅”是很温馨的。他是娘家人的代表,也是受人尊敬的长辈。退休后,我什么工作都放下了,就是“老娘舅”的工作越来越繁重:一则我的“下属部队”日

趋庞大,已有八个外甥(女)和三个重外甥,各项事务自然少不了。他们找对象,我帮着参谋,他们结婚,我帮着张罗,还是理所当然的证婚人。重外甥出生了,照理是外公外婆的事,但是整个徐氏大家庭都认为我有点文化,所以给他们起名字也是我的一项任务。重外甥上学了,我又担当起校外辅导员和“故事大王”的角色。这些小家伙也和我特别有缘,每次一见面,总围着听我讲故事、猜谜语,老老小小乐翻了天。再则大家庭里只有我一个“老娘舅”,权威的地位无人替代,所以我责无旁贷地成了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。大家庭的聚餐、节假日的郊游或者去宁波老家祭拜父母都是每年必做的“传统节目”。幸亏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关系,做这些事并不费力。虽然忙了一点,但只要听到他们一声赞:“娘舅,依来赛额!”心里就暖洋洋的。

当“老娘舅”难免也会处理一些家庭矛盾。好在家里人都很老实,他们又信任我,往往“一句闲话”就消弭了“杯水风波”。

退休后的“老娘舅”生活是忙碌的,但又充满着乐趣。我拥有大家庭的信任,又有十几个随时听命的“铁杆粉丝”,做什么事都很顺心。我深深体会到,当“老娘舅”是多么幸福快乐。